

『黑帮』主题网游 文化部部署查处

本报北京7月27日电（记者刘阳）近来，以“黑帮”为主题的网络游戏在一些网站公然流行，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日前，文化部正式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立即查处“黑帮”主题的非

法网络游戏。“黑帮”主题的网络游戏，以“黑帮”、“黑社会”、“黑手党”、“江湖”、“教父”、“古惑仔”等为主要题材，突出表现“黑社会”打、杀、抢、奸、骗等反社会行为，渲染血腥暴力，鼓动、教唆游戏用户在游戏中扮演“黑社会”成员，赞美“黑社会”生活，严重威胁、扭曲社会的法制和道德规范，极易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据文化部市场司综合执法办介绍，这类游戏违反了《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关于禁止载有“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教唆犯罪的”、“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内容等有关规定，必须依法禁止和查处。

文化部要求，各级文化部门和文化执法机构，深入贯彻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和文化市场集中整治行动的工作部署，切实加强互联网文化活动的监管，对继续运营、宣传以“黑帮”为主题的非法网络游戏的单位，依法从重处罚。互联网文化单位要迅速进行自查自纠，立即停止运营、宣传和链接本通知要求禁止和查处的非法游戏内容。

衍生品交易中心 石家庄规划动漫 整合国内生产、制造、销售资源

本报石家庄7月27日电（记者彭波）记者从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府获悉：8月20日至24日，石家庄市将举办第四届国际动漫节。石家庄市将建设动漫衍生产品集散交易中心，实现国际范围的动漫衍生产品展销和交易。

据动漫节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吴路军介绍，石家庄将利用华北重要商埠的优势，邀集动漫衍生产业发达城市、国内外动漫衍生产品知名制作公司及本地各大小商品集散市场，成立全国“动漫衍生产品产销战略联盟”。

与此同时，石家庄将整合全国动漫产品生产、制造、销售资源，通过搭载成熟的物流集散渠道、电子商务网络等现代化手段，建设动漫衍生产品集散交易中心，并使之成为国际化的商务平台。按照规划，中国动漫衍生产品集散交易中心将主要由“一街、两店、一联盟、一平台”4部分构成。目前，作为交易中心平台的太和电子城和颐高数码广场已经开始扩大核心卖场规模，将交易专区由1200平方米扩大到6000平方米，年交易额在2亿元的基础上实现新的提高。而一条初期投资1000万元、融合了动漫元素、动漫体验、时尚消费于一体的独具动漫特色的时尚街区“漫街”也正在建设之中。

从2006年以来，石家庄已连续成功举办了三届“中国·石家庄国际动漫节”，吸引了300多家国内外客商参会，总计招商3.86亿元，推出本土动漫原创作品2000多件。

新语

上海世博会越来越近了，很多人又关心同样的问题，我们的中国馆要挑选哪些东西用来呈现中国文化、呈现中国风格？

三年前，大家非常关心奥运会开幕式。等到开幕那天，我们看到了卷轴的形式，还有活字印刷、水墨画、丝绸之路，再加上京剧、牵线木偶、古代礼乐和太极拳……表演相当精彩，但毕竟“一小时载不动五千年”，否则就有可能变成一本“中国文化概论”了。概论是什么？就是好像什么都有，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

所以，所谓中国风格，应该是一讲出来，人们马上会有自然的反应，说这是“中国的”。比如说起日本，人们就会想起浮世绘，以至于17、18世纪的欧洲认为浮世绘就代表了东方。

那到底什么才能代表“中国风格”？什么是中国有、而其他国家没有的呢？



核心观点

我一直很担心，当中国文化成为“元素”，当中国风格只剩下“调料”，人们都注意碎片化的包装起来的东

西，看就和西洋人的画不一样；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乐器大多是西洋的，形式也是西洋的，但是，它的旋律却很很有中国味道。

我觉得，味道这个东西，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它却很重要，可以让人很直观



表情

对弈

7月27日，来自湖南湘潭的6岁小女孩王艺霖(左)在比赛中观察对手。她在女子组围棋比赛中战胜了大地4岁的安徽女孩宋心怡(右)。

当日，2009年全国青少年棋类夏令营暨第八届全国青少年棋院棋类比赛在长沙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小棋手参加了围棋、国际象棋、中国象棋项目的比赛。这些年龄从5岁到16岁不等的小棋手们聚在一起切磋棋艺、交流感情，在棋类运动的独特魅力中快乐过暑假。

新华社记者 李 尔 摄

明天的“花儿”在哪里

7月27日，农历六月六，“花儿”在青海各地唱响

本报记者 陈沸宇

文化观察

7月27日，农历六月六，青海“花儿”似乎比以往年开得更红。

六月初四中午，青海省西宁市在淅沥的雨中，拉开了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的序幕。“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同日也启动了老爷山“花儿”文化旅游节。六月六，湟中县有4个“花儿会”现场，湟源县在古城老街举行盛大的“花儿”会……

农历六月，河湟流域成了“花儿”的海洋。

“花儿”香，“花儿”艳。循着花香，记者走进了那花园的深处……

城市与乡村——“花儿”正在逐渐萎缩

六月六早上，记者在大通县看到观看“花儿”演唱会的群众挤满了文化广场，气氛颇为热烈。记者问了几个骑自行车赶来的老乡，都是县城附近村庄的，同村来的人很多。相当部分人尤其是青年人都是凑热闹的，本意不在听“花儿”。

问及当地一名在上海读书的女大学生是否听得懂“花儿”，答说听不懂，也不怎么喜欢，但来这里还可看看舞蹈或其他节目。而一年轻男子说，他主要听“花儿”的曲调。转了好几圈，好几个地方，也没看到如《刘三姐》电影中出现的你唱我答的热闹场景。不甘心，又返回西宁南山、九眼泉去看，情况大同小异。

一位西宁的记者说，为听“花儿”，有几个远在数百里外的爱好者提前几天就来了西宁，住在饭店里，啃着锅盔或吃上碗面，令他很感动，但眼下这种铁杆歌迷



宁夏海原县花儿艺术团的两名演员在练唱。 新华社记者 刘海峰摄

比以前少多了。一位“花儿”歌唱家也讲到，观众中约70%是农民，而这些农民也以中老年为多，市民、学生、干部等比例很低。

据分析，“花儿”拥有人群下降的首要原因就是日益快速的现代化引起的大环境的变化。在历史上，“花儿”因大多是放羊娃、骆驼客、下地劳动的妇女等“苦力”应景应情所唱，在村里“胡唱时老汉们骂哩”，很难登上大雅之堂。新中国成立后，“花儿”作为一种传统的歌唱艺术逐渐流行。但近年现代化的迅猛发展，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同传统的农业社会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的情况是，越是城市化高、开放度高的地方，“花儿”拥有的人群就越少，反之亦然。

表达与娱乐——“花儿”歌手发展状况堪忧

无可奈何“花”落去。既然“花儿”很难再成为农牧区群体精神表达的主要方式，那剩下的也就是其娱乐功能了。所

以，产生于乡间田野的歌手们都到城里更广阔的天地里寻觅发展，但其本身的文化水平、音乐素质等又使他们陷入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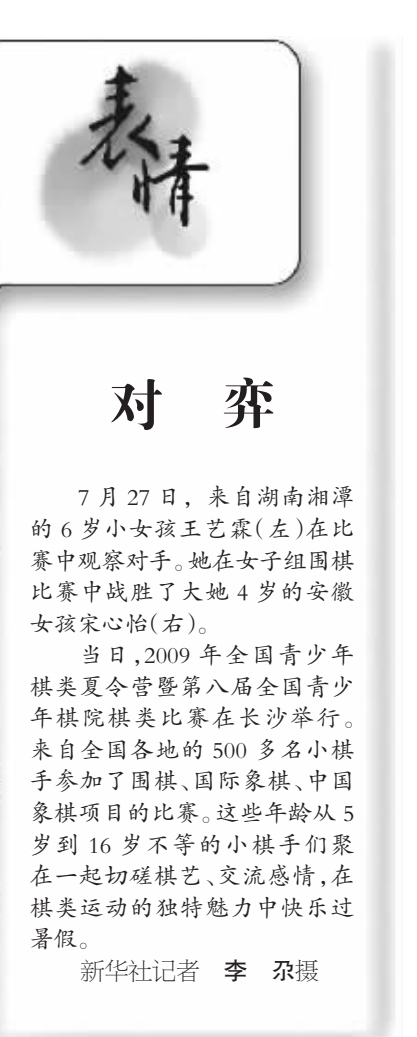
有人对青海当地的10位专业“花儿”歌手做过调查，结果是：初中文化程度2人、小学文化程度7人、文盲1人。在前不久青海举行的“花儿”电视音乐大赛中，歌手们文化水平的低下令评委和观众深为感慨。许多“花儿”歌手对唱词的韵律格式掌握不准，唱词中韵脚前后自相矛盾、张冠李戴。有的歌手唱歌颂的词，却用忧伤感很强的曲令。还有些“花儿”歌手仅有一副好嗓子，却缺乏必备的音乐素质，掌握不了“花儿”最基本的真假声结合唱法。

专家们认为，既熟悉“花儿”的各种曲令，又懂“花儿”格律、熟记成百上千首“花儿”的歌手，才是“花儿”的真正传承人。然而，“花儿”歌手进城后，首先面临着生活问题。素质高、能力强的进到了国家正式单位或自己创办经营“花儿”茶

园、茶社，而更多的人只能依靠自己在舞台、茶园、舞厅的演出。在复杂的环境里，因文化水平或个人素质等问题，一些歌手仅把“花儿”当作谋生的工具，生存状态堪忧。正如一歌手讲到在茶园工作的辛酸，电子琴的粗糙伴奏使他们失去了乐感……

提起“花儿”后继乏人，人们常想起已故“花儿王”朱仲禄先生。他歌唱了70多年，创作的《花儿与少年》、《下四川》等成为经典作品，发表论文、评论百余篇。被称为“花儿王子”的歌唱家马俊感慨地说，现在年轻人只知道羡慕朱老师的水平，却不知他付出的辛勤劳动和高度的敬业精神。

赞成改的人说，“花儿”虽说是唯一一个由回、汉、撒拉、保安、东乡、土、裕



麦兜响当当

票房创新高

本报上海7月27日电（记者曹玲娟）数据显示，动画影片《麦兜响当当》自7月24日公映起，首日全国票房破千万元，截至7月26日首个周末票房达3300万元，年初《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首映周末创下的3000万元国产动画电影票房纪录被“麦兜”轻松超越。

断”。我始终觉得，中国象征也好，中国元素也好，更重要的，是其背后要有精神来贯穿。没有这个精神的贯穿，表面上样样都是“中国”，内涵恰恰不是“中国”。出现画面的时候，来一个红色的中国结；奏交响乐的时候，突然插上两段锣鼓和京胡，这是不是中国化？是不是呈现了“中国”？未必。我觉得中国传统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有历史、有精神的文化。所以，我一直很担心，当中国文化成为“元素”，当中国风格只剩下“调料”，人们都注意碎片化的包装起来的东

西，看就和西洋人的画不一样；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乐器大多是西洋的，形式也是西洋的，但是，它的旋律却很很有中国味道。我觉得，味道这个东西，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它却很重要，可以让人很直观地感受到“这是中国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味道的表层下，窥见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

在我看来，中国的文化，可能有五个方面非常重要，第一个是汉字的阅读书写和汉字思维；第二个是儒家学说，以及儒家一整套有关国家、社会 and 个人的设计；第三个是“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三教合一”的精神世界；第四个是理解和诠释宇宙的“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在这套学说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知识、观念和技术；最后一个是天圆地方的观念。

用来展示中国风格的东西会有很多，但挑选应该基于一定的文化知识。否则，如果把一些中国象征都只是当作“元素”，我感觉有一点像食品添加剂。现在，不太主张用食品添加剂，因为它破坏天然，影响健康。“元素”有点儿像把文化和传统当作装饰性的小挂件，看上去五彩缤纷，但是“七宝楼台，拆碎下来不成片

讲演，本报记者杨雪梅整理

更多“新语”，请见人民网文化频道
<http://culture.people.com.cn>

“五经”将被译成八种外文

本报北京7月27日电（袁新文、李丽莎）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位知名学者，将重新进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的研究和翻译，填补“五经”至今没有一套完整外文译本的空白。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政府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开展对中华核心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

据了解，2008年夏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正式立项“五经”翻译项目。此次翻译的“五经”，将翻译成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8个语种。

《麦兜响当当》票房创新高

本报上海7月27日电（记者曹玲娟）数据显示，动画影片《麦兜响当当》自7月24日公映起，首日全国票房破千万元，截至7月26日首个周末票房达3300万元，年初《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首映周末创下的3000万元国产动画电影票房纪录被“麦兜”轻松超越。

固、藏族、蒙古等9个民族用汉语演唱的民歌，但各地、各民族都用方言演唱，使得听众只能欣赏其曲而无法明白所唱何意。“花儿”要走出青海和西部，必须突破方言局限。

反对改的人说，“花儿”有其独特一面，如果改用普通话，其原有的文化内涵发生变化，也不利于它的传播和发展。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文化的多元性面前，如何处理好“花儿”的保护与发展间的问题很棘手。

大部分专家认为一定要改，但在具体方法与目标上却又不尽一样。“花儿”研究者谢承华讲到，改革要在不破坏“花儿”这种文化形式和基本格调的基础上，不赞成对“花儿”的演唱形式、节奏以及配音等方面进行改进和改变。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王知三强调，原生态的要保护，现代化的也要搞，关键是这两者之间要保持合理的比例。青海“花儿”研究会会长滕晓天积极主张“花儿”应走产业化的路子，但路子如何走现在依然在艰难的探索中。

据介绍，青海“花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呈现出喜忧参半的景象。一方面，社会各团体、各方面正在积极创立“花儿”品牌，推出艺术精品。另一方面，“花儿”音像制品大量上市，鱼龙混杂、充斥城乡，甚至出现奉迎低俗需求而“恶搞”“花儿”的现象。

上世纪30年代，后来成为“西北歌王”的王洛宾本欲去法国学习声乐，但河西走廊“五朵梅”老板娘的“花儿”那如泣如诉的旋律打动了他，并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在21世纪的今天以至未来，“花儿”，你还能打动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吗？

形式，但它却有着相对严格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指“花儿”的曲令。据不完全统计，“花儿”的曲令共有180多种，这些曲令风格各异，在演唱和填词上各有千秋。然而奥妙之处是同一曲令不同的演唱又有不同的风格，虽然曲令相同而往唱却是“十唱九不同”，同时，不同的民族又有本民族特有的曲令。

“花儿”作为多民族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

延伸阅读

“花儿”

“花儿”又名少年，是产生并流行于甘、宁、青、新等地区的一种山歌，唱词浩繁，文学艺术价值较高，被称为西北之魂。

“花儿”虽然是一种即兴创作的艺术